

DONGHU·YUEDU

阅见其人



詹政伟

◎ 记者 安璐妍 倪雨伦

在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作家詹政伟始终以深扎地方的笔触书写普遍的人心，从《斑澜》到《巨来山海》，他的文字既是时代的切片，也是个体的深情回响。明年，他即将推出两部意义非凡的新作——长篇小说《巨来山海》与《我们都是聊的人》。《巨来山海》不仅被列为嘉兴市级文艺精品工程，也是他长篇创作的“收官之作”。值此创作转型之际，我们专访詹政伟，回溯其从病弱少年到教材作家的文学之路，探寻他如何在平湖的街巷与山海之间，织就一场场静默而强劲的风暴。

文学之始：从病弱少年到作家之路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您认为您走入大家视野的作品是哪一部？

詹政伟：我是从13岁开始写作的，最早的一部小说是1985年的《渔把式和他的儿子》，以渔把式和他的儿子为主人公，讲述两代人代沟的故事。但真正比较成熟且知名度较高的作品是1994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斑澜》，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中篇小说，专门写了关于人贩子问题。后来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单行本。我也比较幸运，一出道，正好赶上了文学如火如荼的一个年代。

记者：四十多年来始终对文学葆有热情。想问问这份跨越半生的创作坚守，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有没有某个具体的人或事，让您坚定了以文学为业的选择？您的家庭，对您当作家有影响吗？

詹政伟：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活得特别憋屈。我的爸爸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但阴差阳错成了一名船长，而妈妈好端端地在念书，却在十七岁就要嫁人。夫妻俩聚少离多，结婚10年，才生下了我。我生下来4斤都不到，那时候还没有保温，反正就是很艰难的。我身体不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被托付给奶奶抚养。

在三年级下学期，我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在家。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亲戚，她是一名地理老师，当时她给我带来了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我把两张地图挂在墙上以后，开始研究中国像什么，浙江省像什么，澳大利亚像什么……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想象力是无限的宝贝。我历史和地理知识也正是通过这个突飞猛进。想象力丰富以后，我还以这个为题材，把这两张地图称为是墙上的太阳，他们像太阳照射，然后就帮我驱除病魔，也提升了信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想我以后一定要当一名作家。

记者：您起步写作时，有没有哪位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

詹政伟：我起步写作时，由于身体条件和生活环境特殊，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书籍比较匮乏，大多是语录式的书籍，文艺类就更少了，或者说看到的也就是那么几部《金光大道》《艳阳天》等，能汲取的文学营养很少。反倒是一些西方先锋文学对我产生了一些触动和影响，其中马塞尔·巴尔加斯·略萨排第一，他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对我的影响很大；次之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本《百年孤独》成了全世界小说家追捧的教辅书；列第三位的是罗伯·格里耶，他探索了新的小说语言和表现手法。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保持每天五点钟起床的习惯，并且即使在书房看书也不写东西，只是阅读和思考，这种习惯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詹政伟：这个习惯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它保证了我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去接触各类书籍，即使不进行实际写作，也能通过阅读和思考积累知识，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这对我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写作之道：在真实中打捞人心

记者：您曾到过文化馆、报社、开发区管委会等多个单位工作，这些丰富的工作经历被您称为“最好的创作体验”。能否聊聊这些基层和机关的生活体验，对您作品的影响？

詹政伟：当年我在文化馆工作时，因为在那里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其他工作内容。起初，文学创作与行政工作相结合的状态让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1996年的时候，因为想要吸收新的营养和贴近生活，我有了去别的单位工作的想法。

我在报社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故事和人生经历，这些都丰富了我的创作体验。其中一部名为《四季奔跑》的长篇小说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其中融入了许多我在综合执法、清理流动人口等工作中的所见所闻和人物故事。我常自嘲：在中国作家群体里，我或许是待过许多单位的那批人。从文化馆再到报社、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等十余个岗位的辗转，我见证了人间百态。但作为作家，这种经历堪称宝藏——它不仅是素材的富矿，更让我与笔下人物产生灵魂共振。创作的本质，在于真实与真诚的平衡：写底层苦难，写边缘挣扎，写机关生态，写情感纠葛，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写人。人，是永恒的主角，但人终究是人，任何异化都会使其沦为非人的符号。真实，是现实主义的根基；真诚，是浪漫主义的翅膀。二者交融，方能孕育出直击心灵的好作品。

记者：您能否谈谈自己早年学习经历中的感受，特别是在面对身体状况不佳、成绩优秀的同时，承受着较大压力的情况？

詹政伟：我现在还是很感谢我奶奶。我身体不好，缺课很多，但她十分宠爱我，因为我出生在正月十五，她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所以肯定能把文章写得好。以后家族的兴旺，也全维系在我身上了。她对我的关心甚至超越了我的父母，她临终前还跟我说，尽管你写了很多文章，但写的都跟我们家族没什么关系。你要是再不写的话，我们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以后就谁也不知道了。奶奶的这种鼓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了我信心，另一方面，又给了我压力，深怕辜负了奶奶的重托。在写作上，我后来确实花了巨大的心思。

记者：您的作品被选入人教版教材，您对此有何感受和期待？

詹政伟：我有三篇作品入选人教版教材，我感到非常荣幸和期待。这不仅意味着我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意味着它们将对孩子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成就，以及作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的较高地位，这弥补了自己童年的好多缺憾。

写小城，见众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嘉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平湖市作家协会主席。

1965年元宵节生于浙江平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小说月报》《钟山》《山花》《天涯》等发表小说600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并被各类选刊转载。《斑澜》《数年一现》等被译介到法国、美国、日本、荷兰、英国、德国等国。《恐惧隐私》《左手矛、右手盾》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高的是麦子、矮的是豆荚》《五月的田野》《麦子黄了》等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沿着大路走》《天空》《我爱陈三波》《四季奔跑》《天高云淡》《花篮里花儿香》等；中短篇小说集《配角》《静若莲花开》《说来，你我都是配角》《纪录片》《毛大林的幸福》等。

记者：您是如何通过真实故事创作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的？

詹政伟：我在新闻工作中接触到许多生动的真实故事，例如关于流浪人员的生活困境。我曾请他们吃饭，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这些故事后来成了我作品中的灵感来源。通过深入生活，我得以描绘出普通人的真实面貌和内心世界，这也是我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原因之一。

记者：文学创作是否孤独，如何调节这种孤独感？

詹政伟：文学创作确实有时会感到孤独，但我是一个乐观并善于调节的人。同时，与其他作家交流互动，从而减轻了孤独感，并乐于为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记者：您如何看待创作和写作的区别？您觉得童年创作与现实主义题材之间有何关联？

詹政伟：创作具有创造性，是发自内心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写作则需要模仿和借鉴，形式上易于学习，但内容无法直接教授。文学创作是一种无法被替代的独特过程，因为它涉及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表达。童年时期的创作往往充满想象空间，而现实主义题材则更侧重于反映现实生活。将两者串联起来形成一部作品至关重要，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经历和观察，通过创造饱满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来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

记者：您对当下青年作家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在保持创作新鲜感和动力方面？

詹政伟：写作这个东西它不像其他，它痛苦在哪里呢，你要写出来才能算数，必须要拿作品来，而且都是要发表的，不能仅仅停留在“在写”或者“准备写”的状态层面，千万不能“不断构思，不断流产”，即便很难，也还得一步一步去做，只能靠慢慢培育，说不定什么时候你的作品就会冒出来。一旦冒出来，你的作品就会源源不断。这和挖井是一个道理。

记者：您长期扎根平湖/嘉兴，但文学视野并不局限于此。在“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您如何寻找平衡？

詹政伟：我的创作始终从脚下这片土地出发——平湖的街巷、嘉兴的河浜、乡音与民俗，都是我故事的底色。但地方不是牢笼，而是望远镜。真正的文学，要从具体的生活细节中打捞出共通的人性：老百姓的悲欢、时代的褶皱、沉默中的坚韧。

我始终相信，越是深扎于真实的地方经验，越有可能触碰到普遍的情感共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简单筛选风物，而是以真诚的感知力，把一方水土里的呼吸，转化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心跳。

笔转新章：新作、告别与新声

记者：对于避免题材同质化，如何写出自己的独特味道，您有什么看法？

詹政伟：我反感作家的同质化倾向。文学创作不同于其他行业，具有局限性，作家不能仅靠名气，也无法预知每部作品的质量。培养作家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需要长期坚持，不能一蹴而就。

记者：您会推荐家乡人看哪本作品？

詹政伟：我会推荐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巨来山海》，这本书既是个人色彩浓厚、社会现象铺陈的收官之作，也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艺术再现，其中包含了我和我的同学以及同龄人对青少年时代的反思和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

记者：《巨来山海》这个书名充满想象空间，“山海”有何含义？这部作品被列为嘉兴市级文艺精品工程立项项目，评审中特别肯定了它的哪些特质？您自己最希望读者从中读到什么？

詹政伟：书名中的“山海”，其实源于我们平湖的真实地理风貌——既有九龙山的苍翠起伏，也有杭州湾的浩渺潮声。“山海”不仅是一种意象，更是对家乡风土上的深情回望。在评审过程中，作品因扎实的乡土元素获得关注：比如融入了红船精神等嘉兴特有的红色文化符号，也描摹了九龙山等平湖地标，让地域文脉自然流淌于故事之中。这本书讲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成长、挣扎与坚守。我最大的心愿，是读者能在这些平凡却真挚的故事里，找到一点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而巨来则是主人公的名字。我现在都不知道百家姓里是否有这个姓，但我喜欢它，它给人一种气势，配得上山与海。

记者：小说《我们都是聊的人》这个标题很有当代感——在一个看似高度连接却普遍孤独的时代，“聊”意味着什么？

詹政伟：这个“聊”，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状态的叩问。小说里写到了一个热衷户外运动的家庭，唯独其中一位成员——一位外科医生——格格不入。他不爱运动，一有空就只想躺下，最大的爱好是做白日梦。家庭聚会时，大家聊的全是登山、骑行、露营，热闹非凡，确实“很有聊”；可对他而言，这种“有聊”反而成了一种疏离。

书名中的“有聊”，恰恰是相对于“无聊”而言的。但我想探讨的是：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有聊”还是“无聊”，其实都不容易。小说通过六个家庭的生活切片，呈现了不同人对“意义”的理解——有人在喧嚣中寻找存在感，有人在静默中安顿自我。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更正确。甚至，“无聊”未必就是消极的，它也可能是一种沉潜、一种对世界的另类回应。其实不管是“有聊”还是“无聊”，无论选择哪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理解、被尊重。

记者：在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这两部新作处于怎样的位置？是突破、回归，还是某种总结性的尝试？

詹政伟：可以这么说——它们是我长篇小说创作的收官之作。今后，我不会再考虑写长篇小说了。原因有二：一是身体确实不允许了。前年突发心肌梗死，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写作的体力和精力大不如前；二是心境变了，读者正转向短制化，我也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转向随笔写作。

这几年，我一直在专注写一部名为《啄木的鸟不一定是啄木鸟》的随笔集。原本计划写到二十万字就收笔，没想到越写越有兴致，如今已积攒了五十多万字，竟有些停不下来了。这些文字看似散淡，实则延续了我对人性、生活与时代的观察，某种程度上，也是换了一种形式在“写小说”。

博览群书

在风浪中修心



《定心》 张佳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世道如棋局，人心似风浪。本书是讲述王阳明一生传奇的全新历史散文。在纷乱的时代里，王阳明是那个在逆境中“靠心翻盘”的人。他少年桀骜，屡试不中；被贬龙场，于孤寂中悟道；又在乱世中重整山河，成就“知行合一”的传奇。一生三起三落，不是“天才开挂”，而是“逆境开悟”的极致实践。

全书从王阳明的少年时代写到身后事，不同于传统传记，这更像是一部写给当代人的“心学修行手记”。在焦虑与迷茫并行的时代，它提供了一种精神处方——如何在困境中不乱、在迷茫中定心、在行动中找到自我。

作者张佳玮生于江南，现居巴黎，以历史考据为骨，文学笔触为魂，用如武侠小说般的潇洒文风，重塑了一个有血有肉、可共鸣的王阳明。

“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这不仅是古人的传奇，更是今人的答案。

做AI时代的解题者



《做有办法的人》 王一快 著 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重复性脑力劳动被智能工具取代，传统职业路径逐渐失效，个体面临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这本书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提出“把自己作为解决方法”的生存之道，构建了一套提升个人核心竞争力的思维模型和实战策略。

这本书以“重塑基本面系统”“目的与手段相一致”为底层逻辑，从16个能力维度分析其在AI时代的价值和提升路径，涵盖适应变化、持续学习、谋划力、价值交付等多视角。作者结合自身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到“红圈所”从业10年、秘塔科技创业7年的成长经历，将AI工具融入场景化教学，手把手教你如何“换位思考”构建信任网络，如何用“谋划力”解决复杂问题，在不确定性中破局。

这不是一本鸡汤式的励志指南，它戳破自我感动式努力的幻觉和躺平的伪装，告诉我们在AI时代，定义问题比追求答案更重要，真正的安全感来自迅速适应新规则并能与变化共处的勇气。当同龄人还在焦虑时，这本书将带你抢占先机，成为驾驭AI且自带解法的超级个体。

日常的裂隙



《织风暴》 郭玉洁 著 新星出版社

内容简介：荒漠小镇女孩正经历成人世界的欺骗，年轻的妻子望着丈夫的脊背，生出逃走的意愿；繁琐生活悄然将中女的人生缝隙填满；一笔意外之财打乱小姨的生活节奏；如候鸟般随子女迁徙的老年女性在城市夹缝中试图重构自我……五种女性生存样本，如棱镜一般折射出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处境。她们在各自的困境中突围，却又微妙地映照彼此。郭玉洁描写的不是宏大的故事，而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决定性瞬间：一声难以捕捉的叹息，一个突然的折返，一顿沉默的晚餐……在这些看似平静的细节里，藏着关于自由、边界与自我实现的隐秘对话。

逃离从来不是唯一的解法，用微弱的行动去回应生活里的“不对劲”，就是一次次微小的胜利，它们终将在我们心底汇成强劲的、势不可挡的风暴。

方言学堂

花头经 花样、花招：把戏、本事。亦作“花样经”“花头经透来”“花花头头”“花头花脑”。伊是花样经透来，一歌歌炒房，样样侬要做。

学生子 学生子：学徒。①现在格点学生子学习任务真重。②伊带勒格点学生子个个侬出山。

烫平 衣服烫平；把事情摆平。①明朝要去做客，西装拿出来烫平挂好。②叫伊勿要急，请老张出面帮忙，保证拿事体烫平。

态氛头 这副样子。亦作“态套”。像伊格副态氛头，要本事吃本事，要体力吃体力，歇两日大起来哪咯办。

混勒一道 掺和在一起。伊勒格点人一直是混勒一淘，每日天就是吃佬白相。

伊带勒格点学生子个个侬出山